

基于符号学和心理学的《x丑》系列影片分析

万凌宇

江西传媒职业学院 江西南昌 330224

摘要：本文从符号学、心理学视角分析了《x丑》系列两部电影中的角色和剧情。本文分析了小丑这一符号的产生，剖析了亚瑟超越符号暴力后遭到反噬的过程。本文通过对这部电影的分析，反思了结构性暴力对个体的影响，电视媒介及群体想象对人和事件的塑造和影响以及电影观众对“快感叙事”的成瘾行为。

关键词：符号；符号暴力；群体想象；快感叙事

在《x丑》取得现象级成功的五年后，由原班人马打造的续作《x丑2》也登上了银幕。《x丑2》作为备受瞩目的《x丑》续集，承接了上一部的剧情，并在表现形式上进行了更大胆的创新，大幅使用歌舞元素来外化表现角色内心世界的压抑与疯狂。华金·菲尼克斯的演绎依旧精彩，将“亚瑟”这一角色诠释得淋漓尽致。新引入的角色，Lady Gaga饰演的哈莉·奎茵亦有不俗的表现。虽然，影片荣幸入围了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但影片的大众口碑和票房表现都差强人意。不过，该片的表现现在互联网平台上不断引发着激烈的讨论，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本片的可解读性。本文将从符号学、大众心理学的角度对本片中的剧情和人物进行分析。

一、作为符号的“小丑”：群体想象下的造神运动

符号学理论的发展为研究人类今天的文化生活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更是分析和解构电影的有力的武器。卡西尔认为，人就是符号，人作为活动主体，就是“符号主体”^[1]。当个人作为“符号主体”在群体的想象等非理性力量的介入下被包裹上了某种“英雄”气质，便被神话成为群体崇拜的对象。

在第一部《x丑》中，作为底层“边缘人”的亚瑟，在遭受的社会和生活的重重打压和嘲讽之后，暴戾阴暗的人格被激发出来，并在机缘之下登上电视节目上将“小丑”的形象传达给了群众。在群体的想象中，小丑被赋予了某种类似“革命者”的神性和气质，化身“符号”，在片尾充满仪式感的人群的簇拥下，彰显了其获得的极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也延续到了第二部，亚瑟享

受到了同阶层群众的拥戴和哈莉奎茵的钦慕与迷恋。

《乌合之众》一书中剖析过群体的想象力背后人的心理特征，书中指出“当个体在群体中时，人们的思考往往被情感、冲动和无意识的本能所主导，而非理性和逻辑。”^[2]在腐败严重、贫富分化、阶级矛盾激化的社会背景下，“小丑”形象代表的“自信、张狂以及反抗”在一定程度上是亚瑟某些方面的内摄性认同的体现，也暗合了受压抑的群体的情感表征样态，并因此被推上神坛。

在“小丑”的这个故事中，群众所看到的表象和现实是有差别的，在《x丑》第一部中，亚瑟的小丑装扮和街头表演最初的目的是供他人取乐，而遭受欺凌和嘲讽采取的暴力行为更多是出于心理防御机制和情绪宣泄。亚瑟本质上是渴望获得尊重和社会影响的普通人，虽然他也将践踏自己尊严的人视为“坏人”并把自己的暴力行为合理化，但群体赋予“小丑”的“革命者”气质基于群体对其行为背后动机一厢情愿的想象，而非亚瑟发自本心的内在逻辑。在《x丑》第一部作品中，亚瑟以“小丑”的妆容登上莫瑞的节目，当被问及“你这么想做是想发起一项运动，成为一个象征人物？”亚瑟矢口否认了。

亚瑟没有成熟的革命理念，也并没有对精英主义秩序和社会结构性问题进行深刻的反思，更没有领导群众建立新秩序的勇气与智谋。亚瑟无意将自己包装为领袖，无奈群体渴望精神寄托，期待被偶像引领的心理特征促成了对“小丑”这一符号的群体想象。

二、凝视之下的“亚瑟”：超越符号暴力后的主体性回归

符号暴力是由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提出的，指的

作者简介：万凌宇（1993.8.13），男，汉，江西南昌人，助教，硕士，研究方向：广播影视。

是一种通过象征性渠道, 主要在无意识层面, 由社会群体之间的权力差异所表现出的非物理性暴力^[3]。在《x丑》系列第一部作品中, 亚瑟遭受的来自母亲的欺骗、社会的冷漠、强权的打压和无情嘲讽多是显性的物理性暴力, 而在第二部作品中, 亚瑟所承受的更似某种隐性的暴力, 即符号暴力。

其实在第一部中, 亚瑟就控诉过精英主义话语下的符号秩序: “你们决定是非对错正如你们决定什么好笑与否”, 这是一种宏观层面的符号暴力。而微观层面上, 基于集体想象, 包括其恋人哈利奎因在内的“小丑”狂热追随者们把“小丑”符号化, 期待小丑能承担起某种“精神图腾”的责任和引领作用, 这种期待的合力是巨大的, 危险的, 甚至是致命的。无论亚瑟本人真实想法如何, 这种被动的期待投射关系伴随的是主客体间的权力关系的不对等。在电影中, 作为期待发出者的“小丑”追随者们处于主体位置, 在观众的凝视下承担起“小丑”这一符号身份的“亚瑟”被作为“客体”。美国心理学家约翰·威尔逊说“期望常是一种微妙的暴力, 因为这是要求别人顺从我们的意志”。在这个故事中, 这种期待下的暴力正是符号暴力的具体化呈现, 它以一种隐秘的方式向亚瑟施压, 侵蚀着“小丑”面具下真实的亚瑟。

亚瑟也一度沉浸在被膜拜、被拥戴和敬仰的氛围当中, 他幻想着自己在歌舞升平中成为大众的焦点, 他渴望已久的被关注、被认同和尊重的情感得到满足, 他迷失了自我, 直到第二次庭审中亚瑟的主体性人格再度被唤醒。亚瑟原本认为兰德的死是“罪有应得”的, 而目睹亚瑟行凶的证人, 同样作为弱势群体和社会底层的侏儒盖瑞却认为被害者兰德“罪不至死”。盖瑞哀求“亚瑟, 你是唯一对我好的人, 唯一没有取笑我的人”, 亚瑟动了恻隐之心。当盖瑞控诉他的暴力行为给他的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时, 当他看到监狱中的追随者被狱警殴打致死时, 当他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给社会造成的连锁反应时, 他沉默了, 他开始反思“以暴制暴”的恶果。最终, 他认清了自己真实的样貌, 放弃了作为符号的“小丑”身份, 也保全了自己的“主体性”。从这个层面上说, 亚瑟是勇敢的, 此举表面他超越了符号暴力下的身份认同, 重新拾起了人性中残存的善, 但也预示着即将到来的不幸。

三、“亚瑟”之死: 被反噬的符号偶像

在精英阶层的符号操纵下的孱弱的个体或许会陷入

虚无和混乱, 而符号偶像则时刻面临着追随者的凝视和审判。

人类对于崇拜和热爱的事物充满复杂和矛盾的情感, 在信奉时, 我们甘愿将其“理想化”, 这其实是一种自我防御机制, 通过将他人完美化, 从而减轻自身不完美而导致的羞耻感以理想化客体来和自我意象融合, 以此凸显自身的优越性。我们往往不允许这个事物的负面出现, 也接受不了完美事物的有着阴暗和失败的一面。这种情感普遍存在于我们的潜意识中, 在缺乏自反性的群体当中则愈加强烈, 甚至盖过理性。当缺乏对事件的理性思考与分析, 沉迷于用符号构建宏大叙事, 则容易生发出盲目且极端的崇拜和爱, 当偶像褪去光环, 不再满足自己的想象, 某些极端的追随者便采取极端行为予以报复。

在《小丑》系列第一部中, 亚瑟出席莫瑞的电视访谈节目, 原本的打算通过电视直播进行一场自杀的仪式。一方面, 他希望通过死来获得救赎, 从荒诞中得到解脱, 另一方面, 他希望自己的死亡表演通过电视媒介传达给观众, 引起社会的关注和反思, 从而实现更高的价值。然而莫瑞无休止的打断和无情嘲讽让亚瑟忍无可忍, 恼羞成怒的亚瑟最终对莫瑞痛下杀手, 于是自杀的仪式因场面失控而被打断。

莫瑞也曾一度被亚瑟视为“偶像”, 在亚瑟的幻想中, 有着相似出身的莫瑞理解他、关怀他、给予他拥抱, 亚瑟也曾将成为莫瑞这样的脱口秀演员视作梦想, 而现实却给了亚瑟一记响亮的耳光。面对莫瑞的嘲讽, 亚瑟认清了精英阶层的冷漠, 幻想破灭的亚瑟愤怒地将他杀死。在第二部中, 同样的遭遇也发生在亚瑟身上, 当亚瑟卸下“小丑”的面具, 试图结束由自己引发闹剧和运动, 便遭到唾弃和反噬, 愤怒而疯狂的信徒将其拉下神坛杀死。莫瑞的死和亚瑟的死在两部小丑电影间形成了一个前后呼应的因果闭环。

四、电视媒介、狂热分子与作为“潜在皈依者”的观众

《x丑》中的小丑不同于以往漫画作品或影视作品中作为存粹“恶”的符号的小丑, 他叫亚瑟·弗莱彻, 他有名有姓, 有真实的成长经历和遭遇的困境为物的人格转变和行为动机做出合理的解释。正如包括本片导演在内的主创所强调的, 本片旨在唤起对社会制度和结构性暴力的反思, 对边缘群体和社会底层的关注, 而不是将本片和反社会的内在逻辑绑定, 煽动暴力。

本片中跟风模仿小丑带上面具制造混乱的群体其实并不关心真实的亚瑟，更不会去共情亚瑟的创伤和困境，当亚瑟在电视上发表的只言片语和疯狂行径通过媒介碎片化地抵达观众，对亚瑟的误读便产生了。电影真正的反派正是这群狂热分子，他们将自身的欲望与想象投射在“小丑”这一符号形象上，正当化自己的罪行。电视媒介在这个过程中充当着重要的作用，既充当了由精英阶层构建的符号秩序的传播载体，又在一次事故中将“小丑”的形象景观化地呈现给群众，而在第二部中，它将亚瑟的庭审的画面进行直播，将亚瑟置于“共景监狱”一般的境地，成为精英阶层和群众一道监视和规训亚瑟的工具。

在系列的第二部，有一个镜头，画面中亚瑟将目光看向电视转播监控，他的凝视有洞穿银幕的力量，从这一刻，这个故事的参与者不再局限于电影画框内、剧情中的观众，还包括了这个电影的观众。如同电影中审视亚瑟的众人，电影外，现实世界的观众也在评判电影的讲述和电影中的角色。一般而言，观看此类犯罪题材的影视作品，观众希望将快感建立在将自己沉浸在狂欢化的试听结构中，并代入主角的视角，享受由弱者或受害身份变为强者的过程，并通过向曾经的施虐者复仇达到情绪宣泄。许多观众在看过《x丑2》之后，在网络媒体上给出恶评发泄心中的不满，究其原因，是快感叙事和视觉奇观的欲望没有得到满足。甚至，还有部分影评人和电影中的追随者一样将“小丑”的暴力行径误读为一种带有“革命色彩”的对秩序的抗争，更有甚者将其赋予了左翼内核，完全无视了在混乱中受到伤害的无辜者，当看到第二部的亚瑟不再延续第一部中的暴力行径，便将对第二部中亚瑟的失望通过对电影的差评宣泄出来。

当亚瑟不再作为观众的欲望机器，不再用暴力提供复仇的快感，戏里戏外，“潜在的皈依者”也都纷纷原形毕露。电影中，杀死亚瑟的是曾经崇拜小丑的狂热分子，也是一部分戏外观众的镜像投射。当电影照进现实，在对电影的口诛笔伐中，沉迷于快感叙事的观众也俨然成了帮凶。

结语

在《x丑》系列的两部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反类型叙事的故事，以及不同于以往漫画作品和影视作品中存粹作为“恶”的符号的小丑形象的亚瑟。电影中，亚瑟作为诞生在失败家庭被社会边缘化的孱弱个体，在尊严受到无情践踏时以一种过激的方式爆发。亚瑟异化为癫狂的“小丑”，他颇具煽动性的举动通过媒体抵达群众并引发共情。在群众的想象中，“小丑”形象被符号化，被臆造成反抗精英秩序的“革命者”。“小丑”式的以暴制暴被合理化，被模仿，引起了大范围的混乱。当目睹无辜者的死亡让亚瑟意识到混乱带来的恶果，亚瑟选择放弃“小丑”的身份，一方面意味着亚瑟的主体性和人性的回归，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他走向了簇拥者的反面，当然，也意味着电影走向了观众的对立面。电影中，亚瑟遭到反噬，电影外的观众在第一部尝到了些许“快感叙事”的甜头，当看到第二部的反高潮结局后气急败坏给出差评。其实此电影的大部分观众和电影故事中的“看客”一样，并不从在意真实的“亚瑟”，他们带着对煽动性的情节，图谱化的视觉形象和符号角色的期待而来，只为体验犯罪电影的“类型快感”。从电影的剧情和人物以及观众的评价中，我们看到结构性暴力给个体造成的创伤和异化，看到了电视媒介对事件的影响，也看到了群体无意识的危害，还让我们警惕电影观众对“快感叙事”的成瘾行为。正因为《x丑2》没有采用迎合观众欲望的“快感叙事”而遮蔽现实存在的荒诞和结构性问题，其现实批判性才显得难能可贵。

参考文献

- [1]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 [2]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法]古斯塔夫·勒庞(著);冯克利(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 [3] 陈婷婷.《媒介“符号暴力”危害研究》[J].《新媒体研究》,2017年第22期.